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總裁官總纂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字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度支部尚書嘉祿級張廷壽奉

敕修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歷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

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  
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  
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  
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  
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  
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  
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  
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  
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  
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

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  
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出朝論避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  
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  
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竝助南星詆春  
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  
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  
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文選  
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  
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

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  
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讎亦去位一時善  
類幾空事具讎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  
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  
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  
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  
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  
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  
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  
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

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貲緣將行取

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  
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  
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  
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  
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璉劾忠賢疏上宮府  
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  
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即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  
及攀龍璉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  
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  
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  
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  
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  
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  
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  
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  
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  
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  
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  
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竝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

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竝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櫬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僇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卽有志爲學舉萬歷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

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人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  
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  
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  
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  
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  
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  
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  
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  
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  
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成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  
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  
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  
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  
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歷中累遷右副都御  
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  
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  
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  
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  
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

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火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譙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



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  
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  
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  
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  
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  
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  
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

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巖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

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  
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  
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  
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搆  
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  
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  
有無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  
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  
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  
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

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竝引疾去己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褻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

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儉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愼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愼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

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  
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  
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  
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  
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  
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陞辭  
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  
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  
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  
遷及忠賢得志三人竝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  
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  
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竝麗逆  
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  
學萬歷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  
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  
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  
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亨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

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  
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  
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竝切諫  
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  
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  
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  
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嫫等  
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鈔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  
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  
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眾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  
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  
議改右侍郎李鋹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過廷訓因言鋹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  
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  
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

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  
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  
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  
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  
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  
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  
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  
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  
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

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遭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  
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  
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  
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  
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  
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  
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  
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臆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  
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  
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

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  
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  
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  
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  
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  
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  
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  
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  
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

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言克纘之謬章竝下廷議旣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  
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  
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  
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  
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鈺名上帝  
卽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盛  
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  
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  
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  
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釐銓

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定以  
弘萬歷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會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卽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恆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鑄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  
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  
張差挺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  
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  
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  
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  
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  
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  
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曰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奧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

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  
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  
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  
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  
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

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闈人修刺謁拒卻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斃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己惠商奸宄斂迹旣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慤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  
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  
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  
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  
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  
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  
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  
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  
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  
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  
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  
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  
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拮據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  
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  
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  
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盛王盛王... 人之... 天... 貴曰... 自... 其... 又... 誠... 會... 視... 劉...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掌兵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壽奉

敕修

楊漣

左光斗 弟光先

魏大中 子學淨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弟大韶

王之案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

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母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

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

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日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



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  
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  
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  
閹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閹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  
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  
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  
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  
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  
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

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  
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  
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袞冕臨朝非  
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  
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  
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  
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  
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

斗重譴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漣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

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勝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

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旣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

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謫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

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  
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  
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  
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  
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  
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  
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  
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忠  
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

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  
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  
廷洒埽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  
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  
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  
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  
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  
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  
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  
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  
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  
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  
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  
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  
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  
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  
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  
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

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柳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  
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  
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  
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  
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  
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  
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  
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

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  
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  
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  
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  
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

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  
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  
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  
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膺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  
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  
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

明史卷三百四十四  
十  
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  
羣闈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旣逐廷  
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  
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竝削籍忠賢恨  
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  
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  
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  
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  
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



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  
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  
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徵賦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  
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  
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  
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  
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

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  
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  
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  
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  
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  
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  
種水田利也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  
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閩人憤  
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  
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

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

慈慶得光斗賤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  
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  
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賤視之  
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  
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  
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竝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  
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  
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  
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  
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

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  
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  
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  
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  
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  
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  
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  
萬歷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  
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  
歷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

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

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鉞次大中大鉞邀中旨勒士樸不  
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鉞大鉞疑光斗發  
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  
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  
共嗾給事中傅櫬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  
斗疏辨且詆櫬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櫬恚再疏  
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  
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  
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  
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

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釀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



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爭不可後大鍼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旣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

灌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  
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  
邪黨所仄日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  
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  
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旨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  
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  
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  
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  
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  
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

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  
怒及駿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  
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  
言者歛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  
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  
倚劉一焜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  
魏忠賢旣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旣出  
都復逮下吏得未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嘗填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檇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槩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

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  
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  
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  
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  
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  
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  
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  
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

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宓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



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  
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  
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  
被誅廣微櫬九疇夢環竝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  
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泚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  
性大中被逮學泚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  
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旣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  
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泚  
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  
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

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壘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隕其家聲旣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之漣大中  
等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竝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

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議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佐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竝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

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竝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鬪爭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阼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帝躬覽萬機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

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  
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  
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  
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  
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閹旣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  
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  
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  
等極論大學士沈漼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漼疏辨  
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  
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

明史卷三百四十四  
三  
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  
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  
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  
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  
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  
漣等五人竝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  
金五日再訊榜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子  
一子官福王時諡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  
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搢

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贓私狼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六千酷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



時追諡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大韶孿生子也大章舉萬歷二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肯綮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啟己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率論死絕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  
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  
卽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佟卜年  
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  
署事欲寘之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  
年辟瘐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燾株累劉一燾大章  
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燾事具紀一燾傳中熊廷  
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  
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  
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

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旣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

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  
旣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  
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  
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  
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  
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  
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  
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  
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

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  
云

王之案字心一朝邑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  
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  
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  
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  
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  
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  
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  
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  
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  
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  
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冤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  
當斬加等立決藁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  
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  
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案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案  
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

死罷已無用之案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麾  
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  
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  
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  
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  
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案備揭其  
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癩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兇犯  
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  
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

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  
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  
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  
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  
田貿薪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爲所責  
不勝憤持挺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  
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  
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  
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  
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



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  
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  
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  
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  
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  
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  
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  
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  
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

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  
明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  
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  
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  
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  
令襍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  
我極愛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  
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  
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  
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

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  
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  
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  
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  
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  
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  
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  
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  
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  
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冤召復故  
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  
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  
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  
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  
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  
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  
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  
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

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  
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  
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  
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  
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  
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  
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  
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挺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挺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  
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  
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  
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  
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  
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  
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  
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  
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尚寶少卿踰

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  
之案侵己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  
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  
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  
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  
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  
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  
以之案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  
贓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自梃擊之議起  
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

亡而後已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恆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前翦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總裁寫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壽奉

敕修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韋等

周宗建

蔣貝英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燝

丁乾學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歷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

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爲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蓋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蓋臣遂訐起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

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  
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牴  
牾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爲  
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蠡起起元單騎  
招劇賊而振恤饑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  
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涖之天啟  
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  
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  
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  
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掀他事劾之起元至卽爲姜辨冤

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誣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毀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數事而爲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爲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

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  
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  
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榜掠竟如  
實疏懸贖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  
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  
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惠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歷四十  
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  
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  
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

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卽移疾去旣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

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  
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  
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燬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  
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燬乃得善去兩人故向  
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  
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  
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衣不得  
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  
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  
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

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愠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  
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  
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  
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  
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  
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  
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  
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



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子諡而是時甥  
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  
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  
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  
官捕治稅監高宍爪牙不少貸宍激民變劫辱巡撫袁  
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  
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  
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皜然乞假歸  
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

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  
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  
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  
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  
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  
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  
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以贓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  
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  
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

與起元等竝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蝥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

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  
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  
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  
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  
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  
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  
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  
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  
竝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  
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諡忠介長

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懇免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問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歷四十一年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天啓元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諡追論萬歷朝小人歷數錢夢臯康丕揚元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

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  
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  
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  
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合萱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  
詰責清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  
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  
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五月兩雹宗建謂陰盛  
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漼一請寬建言  
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  
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略

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  
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  
嘖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  
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  
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  
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  
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  
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  
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  
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



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  
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  
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  
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  
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  
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  
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  
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  
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  
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

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當是時忠賢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賢略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搆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

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  
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弃陷之鞏又  
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  
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  
卽心暱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  
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  
害則此事卽進忠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卽此可爲証  
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  
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  
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

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輩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

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操遂謀  
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鞏自謂未嘗通內今  
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發宗  
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  
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  
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  
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  
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  
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  
不識乎竟坐納廷弼賄萬三千斃之獄宗建旣死徵贓

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毅蔣英嘉善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爲福建副使遂遭璫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心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羣執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國與陳氏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鞏遷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

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

大清拔遷安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換卻聘書  
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爲訟冤  
得遣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  
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  
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沐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  
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  
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旣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  
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

用京卿不若敷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



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  
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旣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  
素憤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  
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  
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  
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  
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  
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  
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  
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

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  
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柵旣固毒螫誰何  
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  
恨萬燥旣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  
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  
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  
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燥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  
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胆之忠臣竟殞於  
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  
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

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  
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  
世祖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  
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  
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  
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燦今已矣辱士  
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  
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  
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  
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

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  
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  
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  
燄遂削籍尊素嘗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  
標實援之卽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  
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  
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  
矣萬燂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  
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  
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是時東林

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  
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尊素  
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臯潘雲翼欲用其座  
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  
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  
用謝應祥難端遂作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卽欲羅織諸  
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  
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  
永授以祕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  
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

訶實取其空印白疏人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  
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  
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卽囚服詣吏自投  
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  
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  
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  
子福王時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  
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  
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會卒

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  
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嘗拒捕有司議  
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  
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聞  
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  
夷之燄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  
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  
兵鼓譟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術爲故套  
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  
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

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  
爲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  
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  
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  
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  
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  
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  
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  
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媠孽而縱逋逃  
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



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  
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  
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  
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  
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  
其饗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  
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  
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  
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  
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

司京師一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領  
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卽死先後死者  
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  
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快  
快而止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卽抗疏繼之中言  
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  
株旣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  
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  
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  
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

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  
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  
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  
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  
昇譏已大恨萬燦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  
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  
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  
十月朔帝廟享頌歷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  
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  
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

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  
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母倚三窟與言官爲  
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  
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  
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  
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  
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  
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錄一子福王時追  
諡忠毅

萬燦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

行舉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干  
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燝工部營繕主事督  
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  
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燝知內府廢銅山積可  
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燝遂具疏  
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燝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  
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燝憤抗章  
極論略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  
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  
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廩養則

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銅斲不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已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

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借燦立威乃命羣  
奄至燦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  
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  
賢恨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燦廉吏破產乃  
竣崇禎初贈光祿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諡忠貞燦杖死  
未幾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嘗笞內侍曹進傳國興忠  
賢矯旨杖汝翥如燦汝翥懼逃之遵化自歸於巡撫鄧  
漢溪以聞卒杖之汝翥起家鄉舉知沛縣徐鴻儒攻沛  
甚急堅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禎時仕至浙江副使汝  
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

吳懷賢蘇繼歐張汶諸人皆忤忠賢致死乾學浙江山  
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啓四年借給事中郝士膏典  
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鑄三秩復除其名已  
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  
讀學士之令光山人知攸歛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  
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  
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  
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  
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  
龍幾悞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裕中江夏人爲順



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  
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  
杖一百劄重卒崇禎初賜贈廕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  
爲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  
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  
嗾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  
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  
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  
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  
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

誅貞體乾竝抵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  
監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昇者忠賢甥也懷賢  
遇之無加禮應昇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  
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  
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  
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  
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  
事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勲主  
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  
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

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汝邯  
鄆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廕敘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  
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  
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骸以  
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糝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  
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  
受禍也酷矣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終